

中華經典名句 2025/2026

蘇軾作品選

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
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宋仁宗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），蘇軾獲任命為鳳翔府簽判，弟弟蘇轍（子由）送他上任，回京後寫了一首《懷澠池寄子瞻兄》寄給蘇軾。二人當年往京城應試時曾經過澠池，並曾訪僧留題。此次蘇軾上任途中重經此地，感慨萬千，因而寫這首詩唱和弟弟之作。

【注釋】

澠池：今河南省澠池縣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詩歌前四句以「飛鴻踏雪泥」比喻人生。人生的經歷像甚麼呢？就像鴻雁飛行時偶然駐足雪上，留下爪印，但當雪融化了，鴻雁也飛走了，一切便不復存在。詩歌後四句應和蘇轍詩中的「懷舊」之意：蘇軾和蘇轍當日來到澠池，曾經投宿佛寺，受到奉閑和尚的款待，如今奉閑已逝，二人在佛寺題的詩，也由於牆壁毀壞而不能復見，只有當時路途崎嶇、人困驢嘶的記憶還留在心裏。

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」這兩句詩，蘇軾用淺白的比喻道出深刻的人生哲理。人生的許多經歷，就像雪泥上的爪印，偶然、短暫、不可追尋。正因人生多變，我們更應珍惜當下，坦然面對變化，不放棄努力，這是蘇軾對弟弟的勸勉，也是他的人生哲學。本詩是蘇軾早期的作品，但已體現出他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，「雪泥鴻爪」也成為常用的成語，比喻往事所遺留的痕跡。

【原文】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
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。

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（蘇軾自註：往歲，馬死於二陵，騎驢至澠池。）

《懷澠池寄子瞻兄》蘇轍

相攜話別鄭原上，共道長途怕雪泥。
歸騎還尋大梁陌，行人已度古嶠西。
曾為縣吏民知否？舊宿僧房壁共題。
遙想獨遊佳味少，無方騅馬但鳴嘶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《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·其二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於神宗熙寧四年至七年（公元 1071-1074）在杭州任通判期間，曾寫下不少有關西湖景物的詩。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有兩首，寫於熙寧六年（公元 1073）。

【注釋】

欲：一作「若」。

西子：即西施，春秋時代越國的美女。

總：一作「也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（其二）是題詠西湖的經典作品。

西湖風光無限，變化多端，晴姿雨態各有特色。詩的前兩句「水光潑潑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」，從西湖初晴後雨的眼前實景着墨，以「潑潑」刻劃了陽光下的粼粼波光；「空濛」則捕捉了雨中遠山的朦朧意態；蘇軾形容為「好」與「奇」，既概括又精準。

後兩句就從虛處落筆，以絕代美人西施比擬西湖的天然神韻，新奇別致，而且富有情味。「西子」與「西湖」不僅因「西」字相連，更因二者皆具天賦自然之美。詩人以西施濃妝淡抹皆美的形象，比喻西湖在晴雨變幻中各具風姿，令人傾心。蘇軾利用想像中西施的美為西湖增色，創造出新奇巧妙而又極富詩意的境界。這兩句經典名句後來成為西湖的「定評」（見陳衍《宋詩精華錄》），讓「西子湖」的美名傳頌千古。

【原文】

水光潑潑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重重疊疊上瑤台，幾度呼童掃不開。
剛被太陽收拾去，卻教明月送將來。

《花影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首詩蘇軾大約寫於熙寧九年（公元 1076）。一說此詩為南宋謝枋得（公元 1226-1289）所作。

【注釋】

重重疊疊：指花影一層又一層，密集重疊。

瑤台：傳說中神仙居住的地方，這裏指建築精美的樓台。

卻：一作「又」。

教：讓。

送將：「送」和「將」意思一樣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這首詠物詩以幽默的筆法，描寫花影於晝夜之間的變化。

首句寫花影投影在樓台之上，一層又一層，密集重疊。次句承上，詩人幾次呼喚童僕打掃，卻掃之不去。接着兩句，詩人用擬人手法寫太陽和月亮，指兩者分別將花影送往迎來，似在跟詩人玩捉迷藏，富於童趣。詩人表面上是天真地多次呼喚童僕掃除花影，細味之下，可知他其實是透過晝夜觀賞花影的交替流轉，領略日夜花影的不同。蘇軾巧妙地寫出其中的變化，展現出一種悠然自適的生活情致。

詩歌所詠的是「花影」，全詩雖無一字言及「花」或「影」，但句句均緊扣主題，可見作者的心思。此詩篇幅短小，卻有層層變化，語言自然流暢，生動活潑，使人彷彿聽見詩人在戲謔花影，妙趣橫生。此詩雖然只是描寫生活中的一樁小事，卻蘊含理趣，充分體現蘇軾細緻的觀察力及非凡的創造力。

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

《中秋月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弟弟蘇轍跟哥哥志同道合，雖然與他分隔兩地，但仍然經常書信往還，兄弟二人感情十分深厚。熙寧十年（公元1077），蘇軾調任徐州（今江蘇）知州，蘇轍自四月陪他赴任，到中秋過後才離開。這是兄弟二人七年以來第一次共度佳節，蘇軾因而寫了《中秋月》這首詩，而這亦是他所寫《陽關曲》三首之一。

【注釋】

銀漢：即銀河。

玉盤：玉質的盤子，此處指明月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中秋月》是一首望月抒懷的絕句。蘇軾藉首兩句描繪了中秋月色之美，末兩句「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？」感歎世事難料，寄寓對弟弟的不捨，表達不知何日二人可再相見的感慨。

蘇軾自上書批評王安石的新政後，仕途常有起伏，因而心中總帶點憂懼。一年前，蘇軾思念在遠方的弟弟，寫下《水調歌頭》的名句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。他當時怎會想到自己一年之後會調職至徐州；又何曾想到因此兄弟二人可以重聚，共賞明月？詩人巧妙地運用「溢」、「轉」二字，突出了月的光影和動態：月到中秋份外明，而在雲層散盡的晴空，清冷的月華更是明亮得好像要滿瀉一樣；銀河默默無聲，那像玉石盤子一樣晶瑩圓滿的月亮緩緩轉動，在長夜裏悄悄離去。與親人共賞如此美景，是何等美事。可是明月會無聲轉移，美滿的時光也終將逝去。明年今夜，彼此又不知在何處看此明月了！

中秋團圓之夜，蘇軾沒有記述跟弟弟在月下開懷暢飲的情景，而是把幸福的記憶定格在清寒的月色。他也提醒我們，人生去留無定，要好好抓緊與親人相聚的珍貴時刻。「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」也成為了寫月的名句。

【原文】

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
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。

有如兔走鷹隼落，駿馬下注千丈坡。
斷弦離柱箭脫手，飛電過隙珠翻荷。

《百步洪二首·其一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豐元年（公元1078），蘇軾任徐州知州，那裏有一個叫「百步洪」的地方，水流非常湍急。詩序中交代了寫作背景：友人王鞏到徐州探訪蘇軾，並遊覽「百步洪」，蘇軾因公務沒有一同前往。一個多月後，蘇軾和參寥和尚遊覽此地，有所感興，寫下《百步洪》兩首，分別送給參寥和尚和王鞏。

【注釋】

下注：（駿馬）奔馳而下，這裏形容水向下急流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詩歌前半部分描寫蘇軾乘船經過「百步洪」的驚險景象，後半部分從眼前之景，引出他對人生的思考：「百步洪」水流湍急，人的生命不也像眼前的流水一般，晝夜不停地逝去嗎？世事變幻無常，是我們不能控制的，然而只要我們「心無所住」，不執着於外物，掌握自己的意志，世事變遷又能把我怎麼樣呢？

「有如兔走鷹隼落，駿馬下注千丈坡。斷弦離柱箭脫手，飛電過隙珠翻荷」四句，作者一連用了七個生動的比喻，突出「百步洪」水勢之急，像極速奔走的狡兔、猛然降落的鷹隼、陡坡奔馳而下的駿馬、離柱的斷弦、脫手的飛箭，又如閃電過隙及露珠從荷葉翻落。「走、落、下注、斷、脫、翻」七個動詞，精妙地描繪了蘇軾乘船經過急流時驚心動魄的場面。

【原文】

長洪斗落生跳波，輕舟南下如投梭。水師絕叫鳧雁起，亂石一線爭磋磨。
有如兔走鷹隼落，駿馬下注千丈坡。斷弦離柱箭脫手，飛電過隙珠翻荷。
四山眩轉風掠耳，但見流沫生千渦。險中得樂雖一快，何異水伯夸秋河。
我生乘化日夜逝，坐覺一念逾新羅。紛紛爭奪醉夢裏，豈信荊棘埋銅駝。
覺來俯仰失千劫，回視此水殊委蛇。君看岸邊蒼石上，古來篙眼如蜂窠。
但應此心無所住，造物雖駛如余何。回船上馬各歸去，多言詭譎師所呵。

一夜東風吹石裂，半隨飛雪渡關山。

《梅花二首·其一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因「烏臺詩案」被貶往黃州。此詩正是他在神宗元豐三年（公元 1080）正月，前往黃州途中經過春風嶺時所作。

【注釋】

吹石裂：一作「破石裂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元豐三年春天，蘇軾在前往黃州途中，行經幽谷，聽到流水潺潺，見到草棘間梅花綻放，東風一夜勁吹，就連山石也給吹裂，落梅隨飛雪飄逝，穿越險隘關山。作者由此觸景生情，以梅花自況，抒發內心的感慨。

梅花生長於嚴寒環境，堅韌不屈，素來是高潔、貞剛的象徵。蘇軾此詩以梅花自喻，草棘叢生的惡劣環境暗喻仕途坎坷與遭遇貶謫之苦，而梅花於逆境中綻放的頑強生命力，反映詩人身處困境卻仍不屈不撓。即使東風肆虐，梅花飄零天逝，仍以最美的姿態，伴隨飛雪，渡過險峻關山。這兩句詩所寫情景，正如蘇軾在黃州貶謫路上，雖則命途多舛，卻以梅花為伴，展現出積極向上的心態。

此詩以梅花為意象，借自然之景寄寓個人清高之志，體現了蘇軾在逆境中將苦難轉化的智慧。梅花的堅貞與高潔，正是蘇軾志行的寫照。

【原文】

春來幽谷水潺潺，的皪梅花草棘間。
一夜東風吹石裂，半隨飛雪渡關山。

若言琴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？
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於君指上聽？

《琴詩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此詩乃蘇軾在元豐五年（公元 1082）所作，詩題又作《題沈君琴》。

【注釋】

匣：收藏東西的器具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自稱此詩為「偈」（佛經中的唱詞），故紀昀亦言「此隨手寫四句，本不是詩」，但其實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禪詩。詩人以淺白的語言設喻說理，通過兩個精妙的反問探究琴聲生成之理。首句質疑假如琴自有聲，為何匣中無音？次句問假如聲在指頭，何以離琴無聲？這揭示出美妙的琴聲，是演奏者技藝與琴絃緊密配合而成的，暗合《楞嚴經》「譬如琴瑟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」的意思。

蘇軾此詩通過叩問琴、演奏者和琴聲之間的關係，說明琴器和琴技相互配合，心手相應，方能彈奏出悅耳動人的琴聲，強調客觀條件和主觀意志互相契合的重要性。此理放諸藝術創作或人生實踐皆可相通。

全詩雖無一禪語，但以具體物象寄寓抽象哲理，引導讀者深思，顯出蘇軾深厚的佛學修養和藝術造詣。



莫嫌犖确坡頭路，自愛鏗然曳杖聲。

《東坡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在黃州謫居初期生活窮困，後來得友人馬正卿向官府請求，才得到東坡數十畝地。東坡位於當時黃州城東，荒蕪多時。蘇軾開墾耕作時，碰巧遇上大旱，處境窘困，自言「筋力殆盡」。蘇軾躬耕於東坡之地，並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《東坡》就是寫於這段時期，大約在元豐六年至七年（公元1083-1084）之間。

【注釋】

犖确：石地險峻不平的樣子。

鏗然：形容手杖敲擊山石發出的聲音。

曳：拖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東坡》體現了蘇軾被貶黃州之後，在東坡躬耕時曠達樂觀的心境。

詩歌開首寫出東坡清幽之景。「雨洗東坡月色清，市人行盡野人行」，市集的人們都離開了，只有一個人在清朗的月色中漫步，那就是在山野生活的蘇軾。天雨路滑，縱使有明月相照，詩人獨自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，也要用拐杖輔助前進。然而蘇軾沒有嫌棄山坡的路險峻不平，反而喜愛拐杖敲在石頭上的鏗鏘之聲。

「莫嫌犖确坡頭路，自愛鏗然曳杖聲」表面記述詩人享受東坡山野的生活，實際是抒寫他面對逆境時的心態。「犖确坡頭路」借喻詩人崎嶇的仕途。蘇軾寫這首詩時，生活困苦，前路未明，他不但沒有直呼「行路難」，反而選擇坦然面對命運，堅定地前行，在苦難中自得其樂，顯示他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。

【原文】

雨洗東坡月色清，市人行盡野人行。

莫嫌犖确坡頭路，自愛鏗然曳杖聲。

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

《海棠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首詩寫於元豐七年（公元1084），當時蘇軾正謫居黃州。當地的定惠院剛移植了西蜀名種海棠，蘇軾十分喜愛，因而寫了這首詩。

【注釋】

夜深花睡去：暗引唐玄宗讚楊貴妃「海棠睡未足耳」的典故。史載明皇嘗召貴妃宴飲，但貴妃宿酒未醒，明皇曰：「海棠睡未足也。」

故燒：或作「高燒」、「更燒」。

高燭：一作「銀燭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詩歌前半部分「東風裊裊泛崇光，香霧空濛月轉廊」，作者以細膩的筆觸，描繪了一個春風輕拂、幽香瀰漫的景象，透過春意和香氣，側面凸顯海棠綻放的美態。月光流轉、夜色漸深，後半部分詩人筆鋒一轉，由花及人，表達對海棠的憐惜之情。

「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」兩句，作者以「紅妝」比喻海棠。作者賦予花朵人的情態，既用了擬人的手法，又暗用唐玄宗以「海棠睡未足」形容楊貴妃醉酒之貌的典故，足見海棠花綻放的嬌美之姿。他不忍海棠失去月色的照耀，如美人「睡去」般獨處幽暗之中。「只恐」一詞寫出詩人的擔憂，不捨美麗的事物失去光華，因此他特意高舉燭火為海棠驅除黑暗，留住美麗的瞬間。詩句語言淺白自然，表現了詩人憐花、惜花之情，亦流露出一自憐、自適之意。

【原文】

東風裊裊泛崇光，香霧空濛月轉廊。
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燒高燭照紅妝。
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《題西林壁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豐七年（公元 1084）蘇軾遊廬山時作。西林寺，即乾明寺，在江西廬山。

【注釋】

緣：因為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題西林壁》一詩，表達了蘇軾寫遊廬山時所感悟到的人生哲理。

廬山是中國名勝，秀美神奇，氣象萬千。當遊者身處其中，只覺橫看成山嶺，側看如山峰；遠看、近看，從高處看，從低處看，廬山總呈現不同的景致。為甚麼我們總是不能掌握到廬山的整體面目呢？原來就是因為我們身處其中，所以就不能見到它的全貌。蘇軾由此點出：當我們身處事情之中，往往就會無法把握事情的整體全貌。換而言之，要認識事情的真相，就必須超越個人的局限，擺脫主觀成見。

這首詩前兩句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描述了一種平常的觀察，看似平淡無奇；但後兩句設問作答，則深見哲理。蘇軾從山水引出理趣，體現了宋詩重哲理的特點。蘇軾這經典名句，千載以來廣為傳誦，成為指人們因受角度局限，未見全象的常用語，提醒我們看事物時，不要以偏概全。

【原文】

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

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

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·其一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是蘇軾於神宗元豐八年（公元 1085）在汴京（今河南省開封市）寫的一首題畫詩。這首詩所提及的畫，是宋初一位能詩善畫的僧人惠崇所畫的。這幅畫是以春天景物為背景的鴨戲圖。

【注釋】

竹外：竹林之外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惠崇春江晚景》是蘇軾為僧人惠崇畫作所題的詩。他以清麗的筆觸描繪生機盎然的春江，展現敏銳的觀察力和獨特的藝術聯想。

作為一首題畫詩，此詩不僅再現畫面之美，更融入詩人對自然的感悟和生活經驗的巧妙聯想。首句「竹外桃花三兩枝」以白描勾勒畫面，桃花與竹叢相映成趣，營造清新雅致的意境。次句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則寫出畫外之「意」，以鴨子嬉水的動態，傳神地表現水溫之「暖」，並通過共感和聯想，寫出自然界中的鴨子比人「先知」春天的來臨，這些均非畫筆所能直接呈現。全詩的末句「正是河豚欲上時」更進一步憑借詩人的生活經驗，預言河豚因萋蒿與蘆芽的生長而即將洄游入江，展現了超越畫面的聯想力與生命力。

此詩語言淺白，意境清新，雖為題畫而作，卻可獨立成篇，因為詩中創造出一個鮮活的藝術意境，令人從閱讀中感受到自然之美與生活意趣。開首兩句一動一靜，寫得甚有生趣，濃濃春意躍然紙上，這兩句更成為經典名句，千古傳誦，膾炙人口。

【原文】

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
萋蒿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。

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

《贈劉景文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祐五年（公元 1090）初冬，蘇軾於杭州所作。蘇軾因反對舊黨盡廢新法，再度外放杭州，劉景文時任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，二人時有唱酬。

【注釋】

最是：最好。一作「正是」。

橘：常綠灌木，葉長卵形，莖有刺，初夏開白色花，花後結實；至冬成熟，色紅或黃，味酸甜可食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這首詩通過刻劃荷、菊、橙、橘四種花果的變化特徵，呈現秋末初冬的獨特景致。首兩句，詩人以高度概括的筆法，勾勒出殘秋的荷塘景象：往日碧葉紅花鋪滿池塘，如今卻早已衰敗凋零，枯槁的荷莖再也撐不起傘狀的荷葉；園圃裏的菊花亦已經凋謝枯萎，花葉不全，僅剩枝幹於風雪中傲然挺立。隨着季節推移，荷與菊讓位於生氣勃勃的橙和橘。末兩句描寫出初冬園林於橙和橘的映襯下，生機盎然。詩人滿懷欣喜地提醒大家：一年中最美好的風光，莫過於橙黃橘綠的初冬時節。

詩人選擇了荷、菊兩種象徵夏秋的花卉，描寫它們在初冬凋零，映襯出橙、橘在冬天裏獨自綻放的美麗。詩中層層遞進勾勒冬日裏荷不如菊、菊不如橙和橘的情景，突出橙黃橘綠的美好。此詩固然是寫實景，但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」也是借物喻人。橘樹自古是品格高潔的象徵，如屈原《橘頌》便是讚揚橘樹「蘇世獨立，橫而不流」。詩人借景抒情，亦有讚譽劉景文品格高尚之意。

此外，本詩寫初冬時分仍然生機勃勃，亦有比喻人生之意。蘇軾作此詩時年已五十五，劉景文則更年近六十。蘇軾藉詩作暗喻大家雖已過壯年，但仍可有所作為，他既勉勵朋友，也提醒自己，要珍惜時光，努力不懈，不可意志消沉。

【原文】

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
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

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

《食荔枝二首·其二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於哲宗紹聖元年（公元 1094）遭人告以「譏斥先朝」，被貶嶺南。《食荔枝二首》寫於此年，當時蘇軾正身處惠陽（今廣東惠州）。

【注釋】

啖：吃。

不辭：一作「不妨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詩歌首兩句「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」點出廣東的氣候四季如春，盧橘（枇杷）、楊梅相繼成熟，常常都有鮮果出產。短短兩句便描畫出一幅果品豐碩的嶺南四時風物圖。後兩句蘇軾直接抒懷：假如可以每天吃三百顆荔枝，永遠做個嶺南人又何妨呢！

蘇軾仕途多舛，到了差不多六十歲時再被流放到嶺南，遠離朝廷。這段時期的蘇軾惟有專注於惠州的公務，他做了不少利民之事，也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包括一些道人、僧人，漸漸有了避世的意識。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文字直白，語氣豪邁。「不辭」二字隱含了詩人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。他隨遇而安，不再在意能否回歸朝廷一展抱負，只是單純地熱愛嶺南的美食，享受淳樸的生活。這兩句詩展現了蘇軾晚年樂天知命、曠達坦蕩的心境。

【原文】

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
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遊奇絕冠平生。

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），蘇軾遇赦北還。當時他被貶海南儋州已經三年，絕處逢生，自然欣喜。這首詩就是他在北還途中，前往廉州，夜渡瓊州海峽時所寫。

【注釋】

茲遊：這次遊歷，指自己被貶海南的經歷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詩歌前四句寫所見景象，後四句表達對貶謫海南的感歎。蘇軾夜渡海峽，看見斗轉星移，黑夜快將過去，持續很久的風雨也停歇下來，眼前烏雲散去、明月皎潔的景象，令他心情輕快。仔細體味，我們不難發現這裏表面寫景，實際也暗喻詩人仕途上的黑暗和風雨終於過去。詩人說天空蒼海本就澄明清澈，也象徵了他本心光明純淨，無論外界如何變化，也不改其本質。

作者由此想到被貶海南後的種種經歷，並以「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遊奇絕冠平生」作結。當時的海南是蠻荒之地，氣候潮濕，環境惡劣，山林間常有瘴氣，蘇軾在此飽受疾病、饑寒之苦。「九死」一詞可見貶居海南之苦，但緊接着詩人卻說自己「不恨」，更用「奇絕」來形容這段經歷，認為這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趟旅程。現實的苦難和詩人超脫的心境在這裏形成巨大的反差，凸顯了蘇軾曠達的人生態度。他坦然面對人生的風雨，並把困厄轉化為生命的養份。詩歌境界開闊，意味深遠，蘇軾面對逆境的態度更值得我們學習。

【原文】

參橫斗轉欲三更，苦雨終風也解晴。
雲散月明誰點綴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空餘魯叟乘桴意，粗識軒轅奏樂聲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遊奇絕冠平生。

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花有清香月有陰。

《春夜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是一首吟詠春夜美好景致的詩歌，創作年份不詳。

【注釋】

春宵：春夜。

一刻：刻，計時單位。一刻，比喻很短的時間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這首《春夜》前半描繪了春夜的自然美景，展現了詩人敏銳的觀察力，也表達了他對美好時光的珍惜，後半則含蓄委婉地透露他對醉生夢死、只顧享樂、不惜光陰之人的諷諭。

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花有清香月有陰」這兩句是全詩的開篇，寫春夜美景。蘇軾分別從嗅覺與視覺兩方面描寫春夜的清麗景致：花香撲鼻，月色朦朧，營造出清幽寧靜的意境。這兩句不僅寫出了夜景的清幽和夜色的怡人，詩人更以「一刻千金」比喻春夜良宵的短暫和珍貴，正是告訴人們光陰寶貴，不要浪費。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已成了千古名句，通常用來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暫和珍貴。

【原文】

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花有清香月有陰。
歌管樓台聲細細，鞦韆院落夜沉沉。





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。

《沁園春》（孤館燈青）

【寫作背景】

熙寧七年（公元1074）十月，蘇軾自杭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州（今山東諸城），於赴任途中所作。此詞有副題「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」，其弟蘇轍時在齊州（今山東濟南）。

【注釋】

用舍、行藏：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用之則行，舍（捨）之則藏。」意謂得重用時入世出仕；不受重用時則出世隱居。

時：時機、機緣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當時，蘇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調，詞作表達自身不受重用，隱含對當權新黨的不滿，也展現他矢志報國的政治抱負。

此詞上片寫景，用月光、山色、晨霜、雲山、朝露，勾畫出旅途早行圖，後轉入抒懷議論，由旅途所見而引伸人生多艱、世路難行之感。下片則以西晉文人陸機、陸雲兄弟自況，表達自己與弟弟二人同懷「致君堯舜」的宏大抱負，奈何時運不濟，處境困難，有志難伸，理想落空，深感人生難控，只好相互寬慰，以解羈旅與失意之苦。

「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」一句，正是蘇軾在逆境中的自處之道。他化用《論語·述而》中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之意，但更強調應由自己抉擇。在仕途上，備受重用或投閒置散，取決於外在的時勢機緣，惟入世出仕或是避世隱居，卻是自身選擇。此固然是自我安慰，更是勸慰弟弟和自己莫因一時不遇而傷懷，暫時袖手靜觀時局發展，避免陷入苦悶憂愁之中。從藝術特色來看，蘇軾以議論入詞，使詞作具文章磅礴的氣勢，開創了豪放的詞風。

【原文】

孤館燈青，野店雞號，旅枕夢殘。漸月華收練，晨霜耿耿；雲山攬錦，朝露團團。世路無窮，勞生有限，似此區區長鮮歡。微吟罷，凭征鞍無語，往事千端。當時共客長安，似二陸初來俱少年。有筆頭千字，胸中萬卷；致君堯舜，此事何難？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。身長健，但優遊卒歲，且鬥尊前。

酒酣胸膽尚開張，鬢微霜，又何妨！

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宋神宗熙寧八年（公元1075），蘇軾任密州知州。其時密州大旱，蘇軾率下屬到常山祈雨，返程時在鐵溝射獵，寫下本詞。這首詞風格豪放、氣勢雄渾，是蘇軾豪放詞的代表作。

【注釋】

酣：暢飲，盡興喝酒。

尚開張：尚，更。尚開張，指（胸懷）更開擴，（膽氣）更豪壯。

鬢微霜：鬢，額角邊的頭髮。鬢微霜，頭髮有些花白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這首詞上片描寫出獵盛況，下片表達報國之志。全詞感情奔放，氣象恢弘，把蘇軾即使仕途失意，仍然積極奮發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上片首句「老夫聊發少年狂」，一個「狂」字貫穿全篇，充分展現詞人雄健豪放之氣。其後四句描寫出獵場面，蘇軾左手牽着黃狗，右手托着蒼鷹，隨從個個「錦帽貂裘」，千騎奔馳，席捲山林，氣勢磅礴。全城百姓也來看他行獵，為了報答士民的盛意，詞人誓要仿效孫權，展現搏虎雄姿。

下片「酒酣胸膽尚開張，鬢微霜，又何妨！」從射獵寫到作者保家衛國的遠大志向。蘇軾從小就有報國之心，開懷暢飲更加激發起他的豪情壯志，即使他年屆四十，兩鬢也生出白髮，仍然無阻他報效國家的決心。他之後引用典故，以魏尚自況，渴望如同前人一般得到朝廷的重用。結尾「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」，以「天狼」比喻遼和西夏，通過刻劃了一個引弓射獵的英雄形象，表達自己渴望一展抱負、戍邊抗敵的雄心壯志。

宋神宗時，國家的威脅主要來自遼和西夏。蘇軾寫出「酒酣胸膽尚開張，鬢微霜，又何妨！」之句時，年紀已不小，但仍表現出保衛山河的決心，令人敬佩。

【原文】

老夫聊發少年狂，左牽黃，右擎蒼，錦帽貂裘，千騎卷平岡。為報傾城隨太守，親射虎，看孫郎。酒酣胸膽尚開張，鬢微霜，又何妨！持節雲中，何日遣馮唐？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

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《水調歌頭》(明月幾時有)

【寫作背景】

本詞寫於宋神宗熙寧九年（公元1075），當時蘇軾在密州任知州。詞的小序交代了寫作背景：「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」蘇軾與弟弟蘇轍感情深厚，此時，兩兄弟已睽違六年，適逢中秋，蘇軾於是寫下這首詞，記述月圓之夜、歡飲之事，藉此抒發對弟弟的想念之情。

【注釋】

嬋娟：本指姿態美好的女子（月宮的仙女嫦娥），這裏借指月亮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的《水調歌頭》記述中秋月圓之夜，把酒賞月的情景，藉此抒發對弟弟的思念和心中的落寞。詞分上、下兩片。上片由嚮往月宮寫起，以留戀人間作結；下片由傷離怨別寫起，以寬慰祝福作結。

結尾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兩句，寄寓了蘇軾對弟弟的祝福和思念，意思是但願彼此長久健在，即使遠隔千里，也還可以通過普照世界的明月把兩地的人和心聯繫起來。「但願人長久」是要突破時間的局限，「千里共嬋娟」是要超越空間的阻隔。詩句表達了蘇軾對弟弟的思念，也道出千古以來離人的心聲。

【原文】

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懷子由。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

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

《卜算子·黃州定慧院寓居作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此詞是元豐三年（公元 1080），蘇軾初到黃州不久，寓居定慧院時所作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因「烏臺詩案」被貶黃州，當時剛出獄不久，驚魂未定，滿懷憤懣與孤寂，卻依然堅貞自守，保持不與世俗同流的高尚情操。此詞正是抒發了作者當時的幽憤寂苦。上闕敘寫定慧院的寂靜，渲染「幽人」內心的寂寞愁懷，下闕則通過孤鴻映照「幽人」的心境。

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寫孤鴻揀遍寒枝，卻不願停下來棲息。鴻雁一般棲宿於野葦叢間，蘇軾以「不肯」把鴻雁的行為擬人化，暗喻自身在逆境中寧守孤高，不與世俗同流的堅定志向。蘇軾因「烏臺詩案」被貶，內心鬱結無人理解，卻不願妥協於現實，選擇孤傲自持。「寂寞沙洲冷」描寫孤鴻最終落宿於荒寒沙洲，環境的清冷與孤寂映襯詞人內心的孤獨與苦悶。沙洲之「冷」不僅是自然景象，更象徵詞人身處黃州的淒涼處境與不被世人接納的孤寂心境。

這兩句以孤鴻自喻，語言清冷含蓄，意象空靈脫俗，深刻傳達了蘇軾在逆境中的孤傲與堅韌。通過孤鴻不棲寒枝，落於沙洲的意象，作者將個人情感昇華為對人生孤獨與理想堅守的理性思考，令人感悟到他在苦難中依然保持孤傲風骨。

【原文】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誰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

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
《定風波》(莫聽穿林打葉聲)

【寫作背景】

本篇作於元豐五年（公元1082），蘇軾貶謫黃州後的第三年。蘇軾與友人到黃州東南三十里處的沙湖看田地，途中竟下起雨來。詞序記載：「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狽，余獨不覺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。」

【注釋】

芒鞋：草鞋。

一蓑：一件蓑衣。一說指此處為特殊量詞，「一蓑煙雨」指一件蓑衣也可抵擋的雨量。

任：任憑，無論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路上遇雨，本屬尋常，蘇軾卻能在平常處做文章，於簡樸中見深意。他寫眼前雨景，路上艱途，但風雨亦無損心情，呈現豁達大度、坦然自若的心境。

全詞由雨寫到晴，結合小序，可知蘇軾於路上遇雨，行旅受阻。他從自然現象，轉而思索人生哲理。句句狀寫眼前實景，亦寓心中情感。蘇軾身披簡陋蓑衣，在煙雨中走過，眼前逆境，乃是平生慣見，只要任其自然，又有何足懼？蘇軾時運不濟，仕途起伏，但他從中得到歷練，不為憂患所動搖，遂養成履險如夷、坦然自若的態度。

此與下片表達的人生感悟相配，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，蘇軾於雨止日落時，在歸程上回望遇雨的地方，領會風雨陰晴終將過去，心靈不受外物影響，故能處之泰然，坦然面對。

人生旅途，順逆實難掌控，惟可以寬廣襟懷迎向艱困。蘇軾歷經風雨，心境超然，不繫於物，足見其平生修養。透過了解蘇軾生平事跡，細讀其作品，可以欣賞他堅韌不拔的意志和豁達大度的精神。

【原文】

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狽，余獨不覺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。

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誰道人生無再少？門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將白髮唱黃雞。

《浣溪沙·遊蕪水清泉寺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首詞寫於元豐五年（公元 1082）三月，蘇軾第三年謫居黃州，時年四十五歲。因生活窮困，蘇軾打算前往蕪水求一塊好田，田未能求得，卻得了臂膀的疾患。有一位名叫龐安常的醫師為蘇軾醫治，蘇軾康復後與龐安常同遊蕪水清泉寺，寫下此詞。

蕪水在今湖北省浠水縣。清泉寺在今浠水縣城東一公里，因掘地見清泉而得名，如今已不存在。

【注釋】

門前流水尚能西：清泉寺前有一條溪水名為蘭溪，因地勢的關係，由東向西流入長江。「門前」一作「君看」。

休將：不要。

白髮：指年老。

黃雞：典故出自白居易《醉歌示妓人商玲瓏》。詩中云：「誰道使君不解歌，聽唱黃雞與白日。黃雞催曉丑時鳴，白日催年酉前沒。腰間紅綬繫未穩，鏡裏朱顏看已失。」黃雞鳴叫催促破曉，代表光陰易逝人易老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這是一首即景抒懷的小詞，上片白描清泉寺四周清幽的春景，下片抒述作者對人生的體會。

蘇軾寫這首詞的那段時間生活不甚順利，更得了臂患。雖然病症已癒，但求不到豐腴的田地，仍未能解決生活拮据的問題，加上人到中年獲罪貶官，前途暗淡，心情難免鬱悶；但當看到蘭溪竟一反江水往東流的常態，淙淙西流，蘇軾豁然開朗：既然溪水可以突破自然規律，誰說人不能再年輕起來呢？「誰道人生無再少」不是說人可以返老還童，而是表達世事無絕對，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重返朝堂，如年輕時得到君主器重，實踐抱負。蘇軾用白居易的詩句作結，卻反用其意，高呼勿為年華老去而悲傷。詞意昂揚奮發，體現蘇軾豪放開朗的氣質，以及在人生低谷時仍積極樂觀的寶貴精神。

【原文】

遊蕪水清泉寺，寺臨蘭溪，溪水西流。

山下蘭芽短浸溪，松間沙路淨無泥，蕭蕭暮雨子規啼。 誰道人生無再少？門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將白髮唱黃雞。

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

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謫居黃州期間，躬耕於東坡之地，並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在黃州謫居時，蘇軾曾多次遊黃州赤壁磯（一名赤鼻磯），因有所感興，分別寫下《赤壁賦》及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等名作。此篇寫於元豐五年（公元1082）。

【注釋】

故國神遊：即「神遊故國」。故國：這裏指舊地，當年的赤壁戰場。

華髮：半白的頭髮。華：通「花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是一首懷古之詞。蘇軾借懷念三國歷史人物，抒發個人懷才不遇之情，也作自我開解。此詞上片虛寫古跡，下片則借古跡以詠懷。下片中「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」三短句，是蘇軾感慨自己年華逝去而功業無成，借懷念周瑜等三國人物在赤壁建功立業，留名青史，反襯自己被貶官黃州，有才難展。「故國神遊」，有認為「神遊」指那些三國人物，也有認為指蘇軾本人，總之不朽的英魂永留赤壁，任憑後人弔祭。蘇軾因遊赤壁磯之地，由三國時年輕有為的周郎想到坎坷不遇的自己，於是自覺多情可笑，語似輕淡，意卻沉鬱，這正好反映蘇軾貶官黃州時的苦悶心境。幸而最後他從悲哀中超脫了，因為當年從容退敵、叱吒一時的風流人物周瑜，現今不也是被歷史的大浪淘盡了嗎？蘇軾忽然覺得世事如夢，三國歷史人事早已風消雲散，個人仕途的得失亦如夢一場，那又何必執着呢。

【原文】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，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人間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。

《臨江仙·夜歸臨臬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這首詞寫於蘇軾貶居黃州的第三年，即宋神宗元豐五年（公元1082）。元豐三年（公元1080），蘇軾被貶黃州後住在長江邊上的臨臬亭。他在住所附近開墾了一片荒地，築「雪堂」五間，名為「東坡雪堂」，他也因此自號「東坡居士」。

【注釋】

此身非我有：此句化用了《莊子·知北遊》「汝生非汝有也」的意思。莊子認為人的身體並非自己所擁有，只是天地委予人的一個形體而已。作者在這裏暗指自己常常處身逆境，不能掌握自身的命運。

營營：為功名利祿而奔波勞碌、追逐費神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本詞記述了蘇軾深夜與友人開懷暢飲，醉酒歸家，然而家童已經酣睡，敲門不應。面對此情景，蘇軾坦然處之，索性倚杖江邊，傾聽水聲。靜夜沉思，讓他生出無限感慨。

蘇軾在下片直抒胸臆，發出「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」之歎。他恨自己未能掌握命運，慨歎甚麼時候才能擺脫拘執，不受功名所束縛。蘇軾當時正處於人生低谷，在政治上飽受挫折，身不由己，難免憂懼憤懣。然而，他沒有因為處境困頓而意志消沉，反而從道家思想中尋求精神上的超脫。望着眼前夜深風靜，水波不興的美景，蘇軾以浪漫的筆調——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」收結。既然命運不可控，何不乘一葉扁舟，從此離去，任意東西，在江河湖海度過餘生？可見蘇軾想擺脫束縛，追求的是一種寧靜、自由的精神境界。

【原文】

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彷彿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鳴。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 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。夜闌風靜縠紋平。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

雪沫乳花浮午盞，蓼茸蒿筍試春盤，人間有味是清歡。 《浣溪沙》（細雨斜風作小寒）

【寫作背景】

此詞寫於元豐七年（公元 1084）十二月，蘇軾謫居黃州四年後，赴任汝州。蘇軾作此詞時，正前往汝州，路上迫於飢寒，暫居泗州，與友人遊於南山。

【注釋】

雪沫乳花：煎茶時水面的白色泡沫。

午盞：盛午茶的杯盞。

蓼茸：野菜の嫩芽。

蒿筍：蘆蒿的嫩莖。

春盤：古時於立春日，取蔬菜、果品、餅餌等裝盤，取迎新之意，稱為「春盤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詞的上片描繪南山清景，細雨斜風帶來微寒，雨後天晴，淡煙疏柳與清江相映，灘頭一派明媚。下片則聚焦清遊之樂。

「雪沫乳花浮午盞，蓼茸蒿筍試春盤，人間有味是清歡。」三句從視覺和嗅覺描寫入手，細膩刻劃午後茶盞中浮起的乳白泡沫，以及春盤中蓼茸蒿筍發出的撲鼻清香。這是質樸而雅致的飲食情趣。結句「人間有味是清歡」點明縱使沒有華堂盛宴與笙歌之樂，僅有細雨晴灘和素菜清茶，在尋常生活中品味清閒自在的樂趣，便是人生真味。句子表達了蘇軾從清雅的景致中，尋找到生活情趣和哲理感悟。

【原文】

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從泗州劉倩叔遊南山。

細雨斜風作小寒，淡煙疏柳媚晴灘。入淮清洛漸漫漫。

雪沫乳花浮午盞，蓼茸蒿筍試春盤。人間有味是清歡。

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！

《蝶戀花·春景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於哲宗紹聖元年（公元1094）遭人告以「譏斥先朝」，被貶嶺南惠陽（今廣東惠州）。《蝶戀花·春景》就是寫於蘇軾貶官惠陽時。

【注釋】

柳綿：指柳樹的種子。柳樹種子帶有白色絨毛，會隨風飄散，又叫「柳絮」。

天涯：天的邊際，指遙遠的地方，此處指偏遠的惠陽。

芳草：散發芳香的植物。在屈原的作品中常比喻君子、賢臣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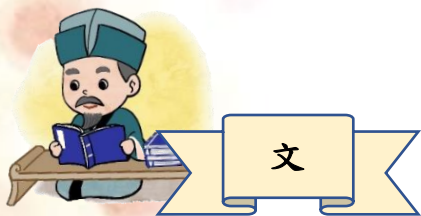
《蝶戀花·春景》是一首清新秀麗的小詞。上片描繪殘春景象，寫傷春之情；下片敘述佳人無意，行人卻枉自多情，寫傷情之感。

「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一句是上片重要的意象。柳綿日少，象徵蘇軾和其他被打擊的官員一個一個被趕出朝堂、飄泊天涯。蘇軾到了偏遠的嶺南，舉目所見，何處不是芳草？他又想到，當今之時，哪裏沒有遠謫天邊的忠臣？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化用了屈原《離騷》的「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？」屈原盡忠事君，卻被聽信讒言的君主疏遠。際遇相同的蘇軾借此句抒發無法再上殿面聖的沉痛，也表達了對朝廷的失望。下片的情事進一步寄託這種惆悵——多年來憂國憂民，以為忠心一片，其實就好像是一個自作多情的路人而已。春草萋萋，我又何必留戀在朝的日子？

據記載，蘇軾着愛妾朝雲為他唱這首詞，朝雲淚滿衣襟，說：「我唱不出『天涯何處無芳草』句。」蘇軾大笑道：「怎麼我正在悲秋，你又來傷春呢！」縱面對沉重的失意與惆悵，蘇軾始終無改爽朗豪放、曠達樂觀的個性。這句詞情景交融，把對人生的思考融入晚春的景致中，成為鼓勵人們積極面對生活，不必留戀過去的千古名句。

【原文】

花褪殘紅青杏小，燕子飛時，綠水人家繞。枝上柳綿吹又少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！
牆裏鞦韆牆外道，牆外行人，牆裏佳人笑。笑漸不聞聲漸悄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。



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。

《留侯論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《留侯論》是蘇軾青年時期的作品。宋仁宗嘉佑六年（公元1061），蘇軾參加制科考試，須提交策論，本文是《進論》的其中一篇。此文見解新穎，筆力雄健，是蘇軾史論的代表作。

【注釋】

卒然：突然。卒，通「猝」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留侯論》一文圍繞「忍」展開議論。蘇軾對張良受書圯上老人一事提出創見，認為老人折辱張良，是刻意給他考驗和磨練，目的不在於授書。張良年少時沉不住氣，曾暗中派大力士刺殺秦始皇，險些喪命。圯上老人對此深感可惜，所以特意要折辱他，以磨練他「能忍」的特質。作者又引用鄭伯、勾踐、楚漢相爭等史例，析述「忍」的重要性，並把劉邦奪得天下，歸功於張良對他的輔助與勸戒。張良因為能「忍小忿而就大謀」，志向遠大，所以能協助劉邦成就大事。

作者開篇立論，提出中心論點——「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」。真正的英雄豪傑，遇到突發的事情毫不驚慌，受到無緣無故的羞辱也不憤怒。蘇軾以匹夫之勇與之作對比，突出大勇者的恢弘氣度，指出「能忍」才是真正的「勇」。這種「忍」並非忍氣吞聲、委曲求全，而是為了遠大的志向和目標而沉着冷靜、忍辱負重，帶出蘇軾對「勇」的獨特見解。

【原文】

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，必有過人之節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見辱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鬥，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挾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

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；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，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。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，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；而世不察，以為鬼物，亦已過矣。且其意不在書。當韓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無罪夷滅者，不可勝數。雖有貴、育，無所復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鋒不可犯，而其勢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；當此之時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間不能容髮，

蓋亦已危矣。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，何者？其身之可愛，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蓋世之才，不為伊尹、太公之謀，而特出於荊軻、聶政之計，以僥倖於不死，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後可以就大事，故曰：「孺子可教也。」

楚莊王伐鄭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；莊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」遂舍之。勾踐之困於會稽，而歸臣妾於吳者，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報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剛也。夫老人者，以為子房才有餘，而憂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。何則？非有生平之素，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，而命以仆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，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觀夫高祖之所以勝，而項籍之所以敗者，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。項籍惟不能忍，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；高祖忍之，養其全鋒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，高祖發怒，見於詞色。由此觀之，猶有剛強不忍之氣，非子房其誰全之？

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，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，不稱其志氣。嗚呼！此其所以為子房歟！

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。

《超然臺記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蘇軾於熙寧七年（公元 1074）自杭州通判移任密州知州，翌年修葺了北面的舊臺，他的弟弟蘇轍把這個臺命名為「超然」，蘇軾遂作《超然臺記》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超然臺記》主要反映作者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，寄寓他在仕途坎坷中的自我調適和個人感悟。全文以「樂」字為主線，先議論後敘事，虛實相間，闡明遊於物外，知足自樂的題旨。

「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。」這句子為全文立論，闡明萬物皆有可觀賞之處，無需怪異、新奇、雄偉、瑰麗的東西引人愉悅。「凡物皆有可觀」與莊子「萬物齊一」之說相應；「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」進一步推論「樂」在於人的心態，不在於物本身；「非必怪奇偉麗者」，打破世俗對崇尚奢華瑰麗事物之見，呼應後文作者以糟酒果蔬為樂，點出簡單生活亦能醉飽。此數語平實質樸，卻意義深長，道出「超然」的態度，為下文「無所往而不樂」作鋪墊，凸顯出蘇軾在逆境中超脫世情的曠達胸懷。

【原文】

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也。鋪糟啜醢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飽。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？

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，美惡之辨戰乎中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。則可樂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，是謂求禍而辭福。夫求禍而辭福，豈人之情也哉？物有以蓋之矣。彼遊於物之內，而不遊於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內而觀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挾其高大以臨我，則我常眩亂反覆，如隙中之觀鬥，又焉知勝負之所在。是以美惡橫生，而憂樂出焉，可不大大哀乎！

余自錢塘移守膠西，釋舟楫之安，而服車馬之勞；去雕牆之美，而蔽采椽之居；背湖山之觀，而適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，歲比不登，盜賊滿野，獄訟充斥；而齋廚索然，日食杞菊。人固疑余之不樂也。處之期年而貌加豐，髮之白者，日以反黑。予既樂其風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於是治其園圃，潔其庭宇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，以修補破敗，為苟全之計。而園之北，因城以為臺者舊矣，稍葺而新之。時相與登覽，放意肆志焉。南望馬耳、常山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，庶幾有隱君子乎！而其東則廬山，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隱然如城郭，師尚父、齊桓公之遺烈，猶有存者。北俯濰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陰之功，而弔其不終。

臺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涼而冬溫。雨雪之朝，風月之夕，予未嘗不在，客未嘗不從。擷園蔬，取池魚，釀秫酒，淪脫粟而食之，曰：「樂哉遊乎！」方是時，余弟子由適在濟南，聞而賦之，且名其臺曰「超然」，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遊於物之外也。



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

《前赤壁賦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宋神宗元豐五年（公元 1082），即蘇軾被貶黃州後的第三年，他與朋友同遊赤鼻磯（並非三國時赤壁的所在地），寫下了這篇《前赤壁賦》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前赤壁賦》是蘇軾通過與朋友同遊赤鼻磯時之所見，以及與客對話，發表他對人生的感悟，表達了他認為人要珍惜當下，享受大自然美景的樂觀心境。

客人遊覽赤鼻磯時，觸景生情，感慨人生短暫，發出「寄蜉蝣於天地，眇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」之歎，蘇軾於是舉水和月作例，說明水流向前，但未嘗流盡；月亮圓缺，而終未消長。故此，從萬物變化的角度看，天地維持一眨眼的不變也很難；但若從不變的角度看，則萬物與我都是無窮盡的、是永存的，又何必羨慕水月呢？同理，人生榮辱、毀譽的變化也是必然的，人的煩惱皆由於未能放下對外物的貪求，只要我們做到不忤不求，便可以如莊子所說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」。接着，蘇軾再以「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」作出慰解，他指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，非自己應當擁有的，一絲也不能輕取。只有江上清風、山間明月，耳得成聲，目遇成色，是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的，而這是大自然的無盡寶藏，是我們都可以享用的。蘇軾用了莊子的哲理，開解友人，也開解自己，表現出他豁達的人生觀。由此可見，蘇軾在身處逆境時也能保持樂觀、隨緣自適的心態，並能從人生無常的悵惘中得以超脫自在。

【原文】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憑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」客有吹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。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；餘音裊裊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問客曰：「何為其然也？」客曰：「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。』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郁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酾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駕

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托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！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餚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

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

《記承天寺夜遊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豐二年（公元 1079），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。元豐六年（公元 1083），友人張懷民也被貶至黃州，暫寄住於承天寺（在今湖北省黃岡縣南），十月十二日，蘇軾夜訪張懷民，撰寫本文記述當晚情景。

【注釋】

庭下：庭院中。

如積水空明：月光皎潔，照到地上像積滿水似的清澈透明。

藻、荇：水藻、荇菜，根生水底，葉浮水面。

【句意淺析】

蘇軾用精煉的文字，交代了出遊的時間、地點和人物，描劃當夜承天寺庭院的優美月色。皎潔的月色瀉入庭中，彷彿積成一泓清水，地上竹柏的倒影，如同水中藻荇縱橫搖曳。其妙在以月色如水、影若藻荇作喻，前者用「積水空明」比喻月色，後者用「藻、荇交橫」比喻竹柏的影子，強調樹影交橫，取喻巧妙生動。文章擺脫一般描繪月色的方法，沒有繁飾辭采，僅以淡筆數語，勾勒夜色清華與樹影飄逸，文字清新雋永，詩意盎然。「如」字雖是簡單喻詞，亦是作者當刻的真切感受，情由境生，境因情妙，能幫助讀者領會當下所見景致。

蘇軾選取了一個生活片段，抒情寓於事、景之中。末段云：「何夜無月？何處無竹柏？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。」點出「閒」之難得。惟有「閒人」才能有「閒情」夜遊欣賞月夜美景，但此「閒」並非二人所願，實情是遭到投閒置散，有志難伸。蘇軾懷濟世之志，反因貶謫得「閒」，惟有寄情眼前風景，化失意為豁達，自我開解。此般心境之閒適，其實也是作者失意情懷的一種詩意表述吧！

【原文】

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，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戶，欣然起行。念無與為樂者，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。懷民亦未寢，相與步於中庭。

庭下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橫，蓋竹柏影也。

何夜無月？何處無竹柏？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。

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。

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

【寫作背景】

元祐六年（公元 1091），潮州韓文公廟重修完畢，潮州知州王滌請蘇軾撰寫廟碑。蘇軾於元祐七年（公元 1092）三月赴任揚州途中寫成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一文。

韓愈（公元 768－824），字退之，唐代文學家、政治家，曾因諫唐憲宗迎佛骨入宮而被貶為潮州刺史。韓愈在潮州任官不足一年，但他勤政愛民，甚得人民愛戴，潮州人在他死後立廟紀念。「文」是他的諡號。

【注釋】

匹夫：一個普通人。

百世師：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聖人，百世之師也。」

天下法：法，準則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」

【句意淺析】

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一文讚揚了韓愈的道德、功績、文學成就，以及他在潮州的貢獻，描述潮州人對他的崇敬與懷念。碑文起首先指出一代偉人皆秉承天地浩然之氣，再聚焦韓愈的豐功偉績，以「所能者天也，其所不能者人也」說明韓愈行事遵從天道而不屈從人事，以致仕途多舛。在文末，蘇軾交代韓愈被迫封為昌黎伯一事以及廟碑的由來，並以一首瑰麗雄奇的詩歌，頌揚韓愈一生功業和偉大的精神。

蘇軾沒有採用一般碑文先交代人物生平籍貫的做法，而是以評論起筆。文章起句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劈空而來，豪邁警策。蘇軾並沒有急於說出何人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，以及如此深遠的影響，而是以虛帶實，在第二段才以韓愈在文壇和朝政的功績為實例，論述韓愈在「文」、「道」和「政」三方面的成就，然後總結為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」，正好回應了開篇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」十四個字。韓愈因諫唐憲宗迎佛骨入宮而被貶潮州，但他一生功績卓絕不凡，貢獻確實不少，他對潮州教化之功，深受潮州人民愛戴和尊敬。蘇軾寫此碑時，雖已獲奉召回京，但卻屢遭朝臣彈劾中傷，多番外放，與韓愈當年的際遇十分相似。蘇軾撰寫此文，既是歌頌韓愈，也是抒述他不向困境屈服的情志。

【原文】

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，其生也有自來，其逝也有所為。故申、呂自岳降，傳說為列星，古今所傳，不可誣也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是氣也，寓於尋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間。卒然遇之，則王公

失其貴，晉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賁、育失其勇，儀、秦失其辯。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隨死而亡者矣。故在天為星辰，在地為河嶽，幽則為鬼神，而明則復為人。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

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，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蓋三百年於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：此豈非參天地，關盛衰，浩然而獨存者乎？

蓋嘗論天人之辨，以謂人無所不至，惟天不容偽。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魚；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。故公之精誠，能開衡山之雲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；能馴鱷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鎛、李逢吉之謗；能信於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。蓋公之所能者天也，其所不能者人也。

始潮人未知學，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。自是潮之士，皆篤於文行，延及齊民，至於今，號稱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，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」。潮人之事公也，飲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禱焉。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，民以出入為艱。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，不果。元祐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。凡所以養士治民者，一以公為師。民既悅服，則出令曰：「願新公廟者，聽！」民歡趨之，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廟成。

或曰：「公去國萬里，而謫於潮，不能一歲而歸。沒而有知，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。」軾曰：「不然！公之神在天下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無所往而不在也。而潮人獨信之深，思之至，焄蒿悽愴，若或見之。譬如鑿井得泉，而曰水專在是，豈理也哉？」

元豐七年，詔拜公昌黎伯，故榜曰：「昌黎伯韓文公之廟」。潮人請書其事於石，因作詩以遺之，使歌以祀公。其辭曰：「公昔騎龍白雲鄉，手抉雲漢分天章，天孫為織雲錦裳。飄然乘風來帝旁，下與濁世掃秕糠。西遊咸池略扶桑，草木衣被昭回光。追逐李、杜參翱翔，汗流籍、湜走且僵，滅沒倒影不能望。作書詆佛譏君王，要觀南海窺衡湘，歷舜九嶷吊英、皇。祝融先驅海若藏，約束蛟鱷如驅羊。鉤天無人帝悲傷，謳吟下招遣巫陽。曝牲雞卜羞我觴，於粲荔丹與蕉黃。公不少留我涕滂，翩然被髮下大荒。」